

蔡楚诗选：《别梦成灰》



RFA:中国多省查封旅美诗人蔡楚诗集《别梦成灰》(图)



原《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杭州的眭爱宗先生星期一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

时说,《别梦成灰》是中国 2009 年以来遭到封禁的第一本书,目前河南、江西、甘肃、新疆、宁夏、山东和广东等地都在查封这本诗集,其中,宁夏的中宁县以“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名义将它查封,甘肃的天祝县以“境外敌对分子”作品的名义查封:

“各地都在查了,各省有差异,有的省都把这个事儿放在网上了,有的省从来就不把他们工作放到网上。我是从公开的材料上看到的。各地的文件都写成《别梦如归》。今天从网上看到河南省的周口市、项城市的文化局转文化厅、扫黄打非办公室,通知说这本书是不健康出版物。”

《别梦成灰》是旅美诗人蔡楚先生的作品,去年 9 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蔡楚先生的《乞丐》、《铁窗——献给刘荻》等 48 首诗歌。蔡楚先生今年 64 岁,现在《民主中国》和《参与》两个海外中文电子杂志担任编辑工作,已经得知自己的诗集被中国封禁的消息:“《别梦成灰》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最后都是交给他们审查了的。当时没有把序言交给他们看。后来可能我估计他们是因人废书,因为是刘晓波写的序。在《零八宪章》的搜查和逮捕刘晓波和张祖华的时候,在他们家里就搜查到了我这本书。然后从 12 月下旬到今年一季度,各个省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出面下了文件禁止了我这本书。还有耶鲁大学的康正果先生,他也给我写了一篇序。直接写共产党的暴行、与法西斯纳粹类比,我估计这些触怒了共产党。”

蔡楚先生表示,他 1993 年没有出国时,曾在国内出版过诗集。蔡楚先生认为,最近几年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更加恶化:

“言论自由,包括新闻出版自由以及写作自由,这一类都有所退步。出版方面他们从来就是这样的。前几年也禁过一些书,有时候打电话 [禁书](#),互下文件,我都很奇怪,这事情是由工商行政管理局出面。我估计没有由中宣部出面,但是实际上在后面操作的我认为还是国安局。一般就是这样,言论的问题它给政治化,这样来处理。”

目前从事网络写作的咎爱宗先生还了解到,中信出版社计划于今年 1 月份出版的《共和国记忆六十年 风雨人物》至今还没有出版,有消息显示,这本书也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

“这本书本来 2008 年 12 月份就决定发了,但是这本书一直没面世。他们说这本书涉及的人物比较敏感,比如茅于軾,李慎之,王怡,余杰,还有蒋彦永,这些人肯定是很难以通过的。新闻出版部门在看这个书了,认为敏感,没有允许他们面世。书店里面查不到,只有那两本。因为是一套丛书,它是 60 年的回顾。1949 年共和国成立 60 年。有上中下三册,一个偏重于经济方面、一个偏重于历史编年,一个偏重于历史人物。现在只出了上中两本,下册的历史人物都没出来。”

咎爱宗先生还怀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半夜鸡不叫》这本书也可能遭遇不测: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半夜鸡不叫》,这个出版社说它没出过这本书。从网上看这个书的照片,这个书都有卖的,但是这个出版社否认出了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说当年我们小孩上学的那个《半夜鸡叫》高玉宝是一个历史造假,所以这本书把真相揭露出来了。说这个《半夜鸡叫》地主周扒皮非常坏,其实,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地主、非常好的一个地主。这本

书居然出版社否认。他也没说这个书是假书，很奇怪。有可能这本书也被他们认为是非法出版物。”

从今年1月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开始启动实名申请出版书号工作，出版单位可以随时在网上申请书号，但必须提供作者真实名字。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措施有助于官方进一步控制出版、钳制言论自由，身份敏感的作者不再能用笔名申请书号。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康正果：奥斯威辛的诗意栖居——序蔡楚诗集

序蔡楚先生的诗集，我先从两句被国人引用得有点走味的名言说起。两句话都与写诗有关，均出于德国人之口。

第一句原话如此：“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人阿多诺发此激烈的论断，本出于一时的悲愤，只不过强调纳粹集中营的恐怖，觉得文字无力表述其血腥罢了。后来他读到一首控诉纳粹邪恶本质的诗作《死亡赋格曲》，感动之余，又做纠正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象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国人接受洋信息，多偏于耳食，且好做随声附和之谈，一句沉痛的慨叹几经传播，竟被偏解成奥斯威辛后写诗是犯罪的说法。诗人和诗仿佛成了文弱和感伤的别称，奥斯威辛也就被定格为人类残暴的典型，世间迫害的极致。中国人一向把胳膊肘往外拐的趋势竟达到如此地步，连控诉罪行和同情受害者的目光都偏于舍近求远和追逐时潮，他们更喜欢在国际舞台的光圈下聚焦宣泄义愤的目标。

纳粹杀犹太人，目的是纯化日耳曼人的血统，他们把犹太人当作多余的肉体去杀，整个的杀害过程采取工业化处理产品的方式，把人群送往毒气室和焚尸炉，也就象把废品放火烧掉一样。执行屠杀的人和被屠杀的人均处于物化的程序下，致死是唯一的和单纯的目的。被当作物处死的人虽物一样送了命，但在死前，作为人，对他们内在的一切，屠杀者并无意触动。正是基于这种对人命的极度冷漠，就死者本人的感受而言，其心灵情意反得以守持完整，在他们被驱赶去送死的队列中多少还拖曳着死的尊严。

笔者去克拉科夫旅游时，曾专程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院内一排排三层楼房，走进来如同国内工人或学生的集体宿舍，室内架子床整齐排列，暖气和抽水马桶设备齐全。就在这被隔离的空间内，很多人分批被做了死亡的处理。关押中想读想写的人仍有机会读写，他们甚至有自编的报纸在手中传阅。因此到后来就不断有集中营内所写的日记、诗歌等文字和所画的图画被发现和公布出来。这说明，写诗在奥斯威辛中是可能的，更不必说在其后了。

现在让我们把关注残暴和迫害的目光转回国内，扫描一下从土改到文革历次运动的迫害情况。那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受各种迫害而死的人远超过被杀在欧洲的犹太人，这是事实，在此就不必多说。需要说明的是，国人迫害同胞，其手段比纳粹剪除异类更让人觉得可怕。党并没动手杀人，党也没打算把所有的阶级敌人一

齐除掉。所谓“挑起群众斗群众”，就是制造混乱，煽动仇恨，在人心中潜伏的恶意、攻击性和施虐欲被刺激起来的氛围中，唆使群众去迫害被指称为牛鬼蛇神的人物。与党卫军不动声色地消灭犹太人肉体的情况不同，革命群众批斗牛鬼蛇神的方式主要是侮辱人格：胸前挂牌子，头上戴高帽，站喷气式，游街，辱骂，揪头发，往脸上吐唾沫，怎样把人糟蹋得更狠，就怎样去糟蹋，群众能做出来的暴虐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糟蹋了你还不算，更要你进一步自己糟蹋自己，要你当众认罪作检讨。经过让你伤脸面弯脊梁的批斗，你已从精神上被完全整垮。很多人，特别是妇女，往往因不堪忍受此蹂躏而含冤自杀，一死了之。与党卫军那种机器人一样执行终结者任务的铁血冷酷相比，革命群众的暴虐就显得很卑劣很下流了。这样看来，中国当时无数的牛棚和批斗会的确有其比奥斯威辛更残忍的一面。

诗人蔡楚的父母就是在上述卑劣下流的伤害下死于非命的。1967年，他母亲因不堪忍受红卫兵批斗而在成都家中自杀。一年后，他远在山西一农村小学任教的父亲竟在批斗会上被其它教师殴打致死。蔡楚是家中的老大，当时才二十出头，在突然失去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靠打零工带上四个弟妹艰辛度日。

这就引起我们要提到的另一句名言，它是荷尔德林一首诗中的断句：“……人诗意地栖居……”。此一断句之所以出名，大概是海德格大讲特讲其现象学深意的说法造成影响的结果。共产党人虽不懂现象学，但他们反对“诗意”的态度则是又本能又坚决的。他们要让人民木头一样接受他们的指令和宣传，要人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现状永远都很美好。比如在60年代初，城里人吃不饱，农村饿死人，大家虽有目共睹，却不但不准提说，还得高喊三面红旗万岁，要你口口声声都说日子过得很好。木头是无所谓失明的，只有明眼人在被迫睁眼说瞎话的时候会感到失明的痛苦，会进而思考其荒谬和追寻真相。蔡楚在他的第一首诗《乞丐》（1961）中就表现出他明眼人的本性，他看出那乞丐“喉咙里伸出了手”，还看出他“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那一年他十六岁，他在诗与思的同一中瞥见了真相，而这在当时却是全中国都视而不见的。

所以，人只有领悟到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他才会认识到现实中的栖居之非诗意性。按照海德格的说法就是：“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诗意，我们才能经验到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何以非诗意地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着对诗意的关注，我们方可期待，非诗意栖居的一个转折是否以及何时在我们这里出现。只有当我们严肃对待诗意时，我们才能向自己证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这一转折作出贡献。”现象学的道理放在中国的现实中并不玄秘，明乎此则不难了解文革时为什么要大批封资修，为什么从养花到听古典音乐，从穿高跟鞋到阅读文学名著，全都被列入四旧或反动了。这些享受若是“诗意栖居”，那革命造反，抄家杀人不就是“非诗意”的，断断不能接受和容忍的现实了吗？“诗意”对革命于此形成危险的消解，在那个年代，渴求“人诗意地栖居”，正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自由对压迫的抗拒，心灵对暴力的逃逸。一个人若爱读爱写，怀抱文学青年的心态栖居那样的乱世，生存就特别危险了。

“诗意”可以是诗的，即诗文本所体现的意味，但它又不完全等于诗文本。文字诗只是表达诗意的一个媒介。真纯的诗意是某种灵性的东西，古代所谓“痴”的人物——也就是当今世俗所谓的傻吧——往往比常人更具有“诗意栖居”的本

性。这个本性表现在蔡楚前期诗作中的明显特征就是幼稚的单纯。我在这里用“幼稚”一词并非纯粹的贬义，习作阶段的诗作固然难免幼稚，但蔡楚诗作的幼稚还给人一种直接从1949年以前跨越过来的感觉，那是一种民国世代的遗韵，淡淡荒凉的记忆，清纯明净的意象，对美好的事物总怀有亲切的期望，有一些从古典诗词中生涩地化用过来的学生腔，但绝对没受到新中国革命诗歌气势的熏染。这一未受熏染的“幼稚”至关重要，那时候年轻人尝试写诗的，有多少人不受郭小川、贺敬之之流的影响，不模拟那种排句堆砌起来的豪迈抒情？今天回头看，凡染上那种风格的诗，就注定俗气到死了。我的确为年轻的蔡楚没受这一时代的污染而感到欣喜，应该说，正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的背景和很早就被社会边缘化的经历，他才幸免于俗，因而在个人情怀和文字操练上才救护了他幼稚的清纯。不入流的疏拙反而让他保持了唯情唯美的“采取尺度”，以至在1964年，正是文艺界学习“九评”，开展批判《早春二月》等毒草的热潮中，他还在捕捉“夏虫吟一串云样的梦呓”和“秋雨滴一朵梦样的云霓”（《致燕子》）。

父母双亡后，据蔡楚所说，屋里早被红卫兵抄得家徒四壁，他们兄妹盖着破棉絮睡觉，没有煤烧，吃一口生米喝凉水充饥。处于这样非诗意栖居的生活，一般人也只有非诗意栖居地过下去了。蔡楚干的都是粗活脏活出力活，在都市的最底层跟一群同样家庭出身不好的男女老少在一起拉架子车，烧砖瓦窑，运送硫酸，装卸水泥……如此粗砺的生活，喘息间他还与另一个名叫殷明辉的诗痴吟咏不辍，风雅得简直有些穷奢侈。顺便在此一提，这位殷明辉也是黑五类子弟，从小写旧诗，他1960年写的第一首诗《荒年即景》也是悲叹饥荒的。饥饿同时点化了两位饿友的诗灵，饿出了他们直面人生的写实态度。诗好比一根明亮的丝，悬在诗人陷入的黑洞上空，就是牢抓住这根命脉之丝，他向光明的梦境攀升，编织了大量的诗梦：北风冰雪的梦，仲夏缤纷的梦，蝉噪搅扰的梦——从梦中撷取稀薄的温馨来慰藉身外彻骨的荒凉。这是一个诗人唯一可以在瞬间超出非诗意栖居的努力，是蔡楚连滚带爬度过的60、70年代后，回头而望，生命稀落撒下的亮点。

读写于1976年的《等待》一诗，可以明显看出蔡楚他们成都野草诗人群落的诗格与首都知青诗派诗风的强烈对比。我一直对文革地下文学评论者把食指（郭路生）那几首知青诗奉为经典的定论不以为然。《相信未来》一诗十足的郭小川俗气，它以伪装的民间姿态发出了时代主旋律激越的调子，怪不得一时传遍知青，引起相信未来的一代人那么大的共鸣。这种在落魄中还能用略带凄怆的豪言壮语发出呼唤的调子正是皇城根世界的氛围熏陶出来的，一些准干部子弟的圈子及其圈子外围能沾上边的孩子们就是这种德行，他们惯于豪迈地媚俗，善于互相捧场，而这也就是他们一进入文学新时期就登上诗坛的来历、门径和台阶。蔡楚的“等待”则是死等，是硬碰硬地等，是没有希望地等，是存在本身唯一能够延续下去的等待。他拒绝相信，不提未来，只有把坚韧的等待作为存在的唯一方式。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新潮不新潮，现代不现代的问题，也没有哲学和理论，没有艺术的标新立异，没有希求获奖的起跑姿势，有的只是草根小民在架子车辕下吭哧吭哧爬坡时所能做的选择。“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在一间暗黑的屋内，/住着我的——等待。……它是缄默而又固执的啊，/懂得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安排。”

那首《乞丐》被揭发后，蔡楚曾遭批斗和关押，后又因参加地下文学团体而被缺席审判，定为内控，背后受监视，出入要汇报，直到1979年平反，他一直过着

类似四类分子戴帽子的生活。中国人的后毛时代并不等于犹太人的后奥斯威辛时代，恐怖并未彻底肃清，只不过由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式的迫害转为极个别的，警察机器的迫害。过迟的平反使蔡楚错过了升学的机会，在唯情唯美的吟咏中，他仍会流露出已由幼稚变得凝炼的孤独和忧伤。那是期待转折——非诗意栖居的转折——和如何对这一转折作出贡献的的忧伤，是要摆脱被钉死在墙上或在蛛网上被吸干血的忧伤。为此，他打算上下求索：“既然没有一个新鲜的太阳，/就让我到太空中去寻访。”（《我的忧伤》1980）而孤独则是一种不屈的固守，像树根一样扎入思考的深处，即使枯萎，也要站着死去，即使被风摧折，剩下的残株也会硬挺旷野。孤独只有一个向度，那就是成为自己。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蔡诗在形式上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很讲究音韵美，不但刻意押尾韵，而且在诗句的内在节奏上也有其抑扬顿挫方面的斟酌和推敲。在有些捕捉奇思妙想的短章中，蔡显然在通过探求新的韵律来重铸古典的延续，让人读出了古人词作中某些小令的韵味。那是宛若鬓丝的轻拂，无声地撩拨起很多美妙的瞬间感触。在有些诗行中，他让触动变得明亮可见，随着咏叹的声音消融在延续和休止之间，节奏和韵律传达了一种超意义的感染。

蔡楚对意象和比喻的运用也值得在此稍作分析。一般的比喻多是单一和静态的运用，蔡似乎在有意探求重迭比喻的可能性和将比喻的运用推向动态化的视野。试读《荒凉》中一节：

荒凉如同人们冰冷的目光

石头一样地相互碰撞

落下一束束种子一样的火花

散开象一星星拾不起的希望

荒凉是生态的，也是心态的，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它就是非诗意栖居的总体生存状态。首先，“人们冰冷的目光”使抽象的“荒凉”具体化了，转生态为心态，从群体延向个人。再把“目光”比为石头的互相碰撞，静态转为动态，继而写石头碰出火花，而且比其为种子。动作带出因果，碰撞了，就会有转折的可能，那“种子一样的火花”或可化解荒凉。然而它散落了，虽星星点点闪烁，却没有结果。抽象的“希望”之“拾不起”由火花散开的动态而具现出来，追求转折的一再挫折从内心感受转化为天地间广漠的荒凉。

蔡楚对转折的寻求尚在继续：平反不是终结，走出中国不是终结，活在美国不是终结，整理旧作，汇为一集，付梓出版也不是终结。按照海德格推出的尺度，作诗，有的是本真的，有的是非本真的。“本真”是个很玄的东西，本真的作诗不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也不是会发生在每一个做诗的人的身上的。就本真的作诗来说，仅仅是“诗意地栖居”，恐怕就不够了，它更需要“人性地栖居”。让我从荷尔德林说“栖居”的那首诗中再引几行在此作结，并与蔡楚共勉：

……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

人就不无欣喜

以神性来度量自身……

2008年7月30日于康州北港

我——一个漂泊者

蔡楚，一个漂泊者，因为生活及姓名中都缺水，遂告别“挖山族”，抛弃所有忧伤及疑虑，与妻儿一起移居大西洋边的莫比尔市靠海居住。

有人说，他祖籍浙江，而今又从四川出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终将成为永恒的异乡人。有人说，他以知天命之年离别了土地又眷恋着土地，其结局还是叶落归根。

其实，我只是身世太飘零。我在大陆干过十六年的临时工，石工、泥工、混凝土工、烧窑工、筑路工、搬运工、装卸工等，还推过鸡公车，拉过架架车，蹬过三轮车。总之，我吃惯了新鲜饭，多了一点野性。

所以我常自喻为一朵野花，始终坚信枪杆子下面必然出王权和皇权的道理，因此而大声疾呼人的权利。我在海外干过三年的洗碗工、打杂工、清洁工、油漆工，懂得了生命在于运动，在于嫁接的道理。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早就开始了国际大循环，也许，我将断梗流萍终生无法安定。

父母亲在文革中相继冤死，遗下我兄妹五人相依为命。断瓦颓垣破床败絮，食不糊口衣不蔽体，往事历历真是不堪重述。1982年父亲平反时偏偏又找不到遗骸，于是，在故乡的龙泉山顶留下了那座令我魂绕梦牵的葬着母亲的骨灰和父亲的像片的合葬坟。

我常思念，在中国的都市和乡镇存留下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庙坟，庙坟内常常灯火长明香烟缭绕供人们跪拜或瞻仰悼念。然而，更多的却是散落于村野的无名荒冢和裸露的白骨。他（她）们或死于异族的侵袭，或死于连年不断的内战，或死于彼伏此起的天灾人祸。无论日出日落冬去春来，年年岁岁他（她）们何曾享受过一次祭奠、一缕烟火？！比起他（她）们，父母亲同我算是幸运的。我更思念，在那块世世代代播种仇恨，朝朝代代争夺皇冠的土地上，悲剧并没有结束。还是一位四川诗人写得好：

思念，属于明天 / 虽然明天难以预见 / 但每一朵自在的云霓 / 每一顶葱绿的树冠 / 就能叫暴烈的天体逆转 /

目录：

1，我——一个漂泊者

2，刘晓波：长达半个世纪的诗意—序《蔡楚诗选》

- 3, 康正果：奥斯威辛的诗意栖居—序蔡楚诗集
- 4, 乞丐
- 5, 赠某君
- 6, 给 zhan
- 7, 无题
- 8, 致燕子
- 9,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 10, 依据
- 11, 题 S 君骨灰盒
- 12, 题 S 君骨灰盒追记
- 13, 梦
- 14, 爱与愿
- 15, 仲夏梦语
- 16, 给北风
- 17, 透明的翅膀
- 18, 游萤
- 19, 等待
- 20, 自己的歌
- 21, 铜像 - - 『蓉美香』前
- 22, 寄
- 23, 广场夜
- 24, 象池夜月
- 25, 我的忧伤
- 26, 我是一朵野花
- 27, 人的权利
- 28, 礼拜堂内
- 29, 古隆中
- 30, M像速写
- 31, 古长城
- 32, 荒凉
- 33, 岁月
- 34, 君山二妃庙坟
- 35, 星空
- 36, 枪杆子下面
- 37, 唢呐
- 38, 如果风起
- 39, 黄色的悲哀
- 40, 孔形拱桥
- 41, 微笑
- 42, 选择树 - - 那些自称森林的形像，其实只是一株红罌粟。
- 43, 最初的啼叫 - - 献给『野草』二十周年
- 44, 再答明辉兄
- 45, 献给『野草之路』
- 46, 怀想

47, 别梦成灰
48, 流星的歌—致大海
49, 追寻的灿烂——《邓垦诗选》读后——
50, 珍惜 ——园中野草渐离离……
51, 偎依
52, 独生子
53, 遥祭鲁连
54, 我想她是舒卷的云
55, 梦访鲁连居
56, 夜读薛涛
57, 怀秋
58, 秋意
59, 铁窗——献给刘荻
60, 花落不愁无颜色
61, 你的小姑娘闭嘴不语
62, 记梦——疑又是阿纤
63, 致万之
64, 飘飞的心跳-给笔会网络会议
65, 高汤:读蔡楚诗「我想她是舒卷的云」
66, 陈墨:读蔡楚《我的忧伤》的断想
67, 邹洪复:诗歌写作的支点——读蔡楚先生诗歌作品随感
68, 刘路:遥远的笙歌——蔡楚诗歌的艺术魅力赏析
69, 张清扬:《别梦成灰》成第一禁书,诗人蔡楚升级为“敌对分子”
09 年被大陆当局查禁的第一本书。

乞丐

为什么他喉咙里伸出了手来?
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乞丐,
彻夜裸露着、在街沿边,
蜷伏着,他在等待?

褴褛的衣襟遮不住小小的过失,
人们骂他、揍他却不知道他的悲哀,
自从田园荒芜后……
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

从此后他便乞讨在市街,
不住颤抖的手,人们瞥见便躲开,
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
到结果还是骨瘦如柴。

冬夜里朔风怒吼,
可怜的乞丐下身挂着几片遮羞布。

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
长夜漫漫，他在等待！

1961、12

赠某君

见了你青春的欢乐，
便感到我年少的落没。
却似激荡的回水——
记忆从我心中流过。

可曾记得那油光的书桌？
明亮的教室里坐着你我。
两年的携手并进，
给我们结一颗友谊的硕果。

而今你在灯下攻书，
我却只能站在凄清的河边，
眼望着滚滚东逝的流水，
叹息人生青春的蹉跎。

见了你青春的欢乐，
便感到我年少的落没。
你可知道在我心中升起了多少憧憬，
升起了多少寂寞。

1961 年秋

给 zhan

锦水流不尽的诗意，
使我难以离去。
绵长晶莹的柔波，
把我的心儿紧系。

那明星伴着眉月，
究竟是天经还是地义？
为什么在这寂寞的时儿，
我便想起了你？

想起了你，
夜色更加沉寂。
沉寂中不见你纯真的笑容，
不见你我感到窒息的哽噎。

锦水流不尽的诗意，
使我难以离去。
不！不是柔波把我的心儿紧系，
波光里你的倩影光灿灿！

1962 年夏

无题

梦里常萦系一张笑脸，
萦系着死去的过往，纯洁的初恋。
友人们常说是应当珍惜，
在这寂寞的夜晚和白天。

那时我从未想到有一个花环，
会题上我痛绝的追忆、忘情的冷淡
- - 心温柔地腾跳，
当我们十七岁那年。

1964

致燕子

去年春天你飞到了这里，
整天衔集着温馨的泥。
在檐下筑就你第一个巢，
我爱听你喃喃的燕语。

你爱窸窣窸窣的夏虫，
夏虫吟一串云样的梦呓。
你说浮云载着你的剪影，
能掠过崎岖、穿越藩篱。

你爱淅淅沥沥的秋雨，
秋雨滴一朵梦样的云霓。
寒冷的冬天不会来么？
你梦里也是一片金色的土地？

终于，严峻的深秋来了，
你带着我的祝福飞去 - -
愿北方有常驻的春天，
能筑下你永远的巢。

1964、9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毅然地走出这可怜的家。
小妹垂手睁圆着眼睛，
弟弟悄声问我：哥还回来吗？

走出这可怜的家，
我默念着：别了，亲爱的妈妈，
你的儿子到农村去了，
我将勤奋地为祖国添砖砌瓦。

脚踏在蓝天的祥云下，
浮想又象云片似飘达。
多么想看落叶的飘飘听西风的飒飒，
求知的眼儿睁得老大老大。

别上一朵憔悴的花，
毅然地走出这可怜的家。
只因为旭日挥手向我示意，
我迈步奔往那希望的朝霞。

1964 年 10 月
原载《诗友》第十八期

依据

花开花落 潮涨潮退
星际运行 人死人生
我们只是一朵浪花
一片浮云 或者是
一个分子式 一颗小
小的 小小的 机器
制造出的螺丝钉

但纵然是死无轮回
我也要直问到
那绞刑架上的
久已失去的
依据

1968.8

题 S 君骨灰盒

两旁雕满呆板的荷花，
过往的一切都轻易地装下，
正中嵌着你昔年的小照，
这就是你死寂的永远的家。

可是我忘不了我们共同的语言，
那是一只亲切而高亢的歌 - -
再见吧，妈妈.....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1968.8

题 S 君骨灰盒追记

孙从轩君，我的好友。六十年代中期，因受政治迫害肄业于甘肃农业大学。后以做临时工维持生计，赡养卧床不起的老母。文革中，68年4月21日，孙君迫于生计，蹬平板三轮车载人路过华西大学校门口时，被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用枪射杀，时年仅27岁。

孙君家世业医，其父早逝，母以开小中药铺养大他姐弟二人。母笃信天主，孙君两岁时受洗皈依天主教。不幸在大陆易帜后，此即成为孙君参加[天主教圣母救国军]的罪证，被记入档案沦为贱民。

孙君同母异父的兄长，57年被打成右派。姐姐在重庆大学读书期间，64年下乡参加“四清运动”，莫名其妙地溺死水中。孙君冤死后，消息不敢告诉其母，由其兄长谎称其已入狱，孙母遂在不停地呼唤孙君的哀嚎声中拖了年余，撒手归天。

孙君冤死时，无人料理后事，由好友沙世谦君发电报召我赶回成都处置。时大陆军管，武斗正烈，我通过成都警司，在殡仪馆找到孙君遗体。天气炎热，孙君的遗体已经变形，我只好请人清洗掉孙君身上的血污，换上一套干净的工作服，匆匆地送孙君到火葬场火化。

我替孙君选了个雕满荷花的骨灰盒，并即题诗于骨灰盒上寄托我的哀思。此诗及《乞丐》等诗，都成为70年我被批斗时的罪名之一。

文革后，射杀孙君的凶手也没有查到。谁之罪？

2003年2月26日追记

梦

多年来总做着同样的梦，
在梦里我们重又相逢。

象是第一次见到你时，
在那座熟悉的校园中。

虽然我们只有一手的温存，
却也激起心海的波动。
虽然你一去不再回来，
想起了仍会心跳脸红。

寄予无限希望的梦，
到如今无一个有影有踪。
但这一次也真如梦吗？
当过往在记忆里渐渐朦胧。

1973

爱与愿

我爱蓝天浮云的卷舒，
我爱深秋金黄的稻谷；
我爱北去的风、南来的雁，
我爱梅花铮铮铁骨。

常常我梦着忆着爱着，
忍受着胸中的痛苦——
假若我是一根枯木，
春天来了能否复苏？

我用自己的爱恋，
在心底建起一间小屋；
但它是不是经得起，
现实的霜雪、寂寞的风雨？

大海呵我愿作一粒闪光的水珠，
大地呵我愿是一撮平凡的泥土；
我更愿是一支蜡烛，
去照亮生命幽暗的道路。

1973 年

仲夏梦语

曾有过的良好的一切，
都消逝得无影无踪。
烦恼却象蝉噪一样，
来惊扰我的午梦。

知了……知了……
梦月残雾重，
知了……知了……
梦烛摇青红。

烦恼象雾一样弥漫，
过往象月一般朦胧。
而希望会象花一样盛开，
开在仲夏缤纷的梦中？

让未消逝的都快消逝，
让情侣在林深处相逢。
我仍愿痴迷地午睡，
在蝉噪声中入梦。

1974 仲夏

给北风

不要吹吧，凛冽的北风，
别来闯入我熟悉的梦，
因为在我的梦里，
同样是雪柱冰峰。

让我沉沉地睡在这儿，
象一片落叶，如一条僵虫，
不管希望的芽已绿到窗前，
成功的花正开得火红。

也不管在什么别的晴空，
阳光已透过恶雾的深浓，
古老的树昂起了低垂的头，
幽闭的泉又缓缓流动。

不要吹吧，凛冽的北风，
即使你带来了春天的信息，
请告诉我沉默的父兄，
告诉我忍耐的亲朋。

透明的翅膀

工蜂嗡嗡，振起透明的翅膀，
沾着朝露，沾着花蕊的芬芳；
酿出蜂王的次序，明天的甜蜜？
是的，我有过忧伤。

是的，我有过忧伤，
蝉翼鼓噪出灼热的阳光；
那么流溢，那么红，
那么凝重，那样颠狂。

颠狂在蜻蜓的翅上，
展开一个个透明的希望；
那么脆薄，那么轻，
那么执着，那样张惶。

一群群，透明的翅膀，
在低空，迷茫。
天空啊！请告诉我，
这是不是下雨的征象？

1975.12

游萤

我是一点游萤，
在夜的浓黑里飘行。
我有我的光亮，
不托付反光的星星。

我是一点游萤，
在夜的浓黑里找寻 - -
一点、两点、三点……
闪烁在夜的光影。

我是一点游萤，
飘飘地入你的梦境。
留给你醒来的希望 - -
把生命扑向光明！

1975.12

等待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它沉沉的，不说一句话，
不掉一滴泪，如同我的悲哀。

它缓缓地，不迈一个急步，
不烦每次弯曲，如同我的徘徊。

有时，它闯入我的梦境，
带我飞越关山，飞越云海，
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那里是光明的世界。

但它却从不肯走到屋外
去眺望那飘忽的云彩。
它是缄默而又固执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安排。

在那间暗黑的屋内，
它凝住我的恨、凝住我的爱，
凝住我力的爆发，
凝住我血的澎湃。

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
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
在一间暗黑的屋内，
住着我的——等待。

1976.4

自己的歌

象一只深秋的蟋蟀，
哼唱着世纪的没落；
象一条未涸的小溪，
从最后的荒滩上流过。

或者是逆风的帆船，
在寻找喘气的停泊。
或者是绽开的花朵，
何日有温柔的风来抚摸？

我寂寂地唱起，
唱起自己熟悉的歌：
生命是多么短促，
人世又多么坎坷……

蹉跎，绝灭的蹉跎，
要向茫茫的太空中去追索！

我希望借来银河，
去熄灭那照耀的天火！

1976.5

铜像——“蓉美香”前

成年后曾读过你的“富强”，
那正是焚书屠肉的时光。
从此后我便认识了你——
你也曾是民族的希望。

可是每当我来到这里，
来到这奇妙的“蓉美香”，
总看见孩子们问妈妈，
“这是谁的铜像”？

1976.6

“蓉美香”：蓉城春熙路一露天花店名，内有孙中山先生铜像。

寄

寄出一纸遥远的问候，
撩起万缕缠绵的情丝。
在西去列车喧闹的窗口，
我在心底呼唤你的名字。

离别也不过几十小时，
相聚又何止百次千次。
我仍愿象光一般捷速，
化作问候来燃起相思。

1979年6月13日于宝鸡

广场夜

人空空，我匆匆，
广场冬日夜朦胧。
那华灯照不亮我的心哟，
只照我寻路悼英雄。

广场上卫兵荷枪逡动，
纪念碑前栏杆几重？
都怪我这远方的迟来者，
没有赶上时代的脉冲。

左侧，历史馆沉沉入睡，
前方，纪念碑巍巍高耸；
后方，天安门赫赫禁地，
右侧，大会堂酣然入梦。

都怪我这远方的迟来者，
黑夜里看不清血迹的殷红。
都怪我这远方的迟来者，
偏赶在这霜欺雪压的严冬。

停了步伐，不要前行！
前面横亘着现代的荒冢；
莹圻里的灯依样青红，
黄土的人马仍在运动！

于是，西单墙被雪压冰封，
历史的长河被欺骗凝冻。
广场上带血的刺刀，
又插入祖国和人民的心胸。

人空空，我匆匆，
广场冬日夜深浓。
待来年春天再来吧，
听紫禁城内哄然的暮钟！

1979.12
原载《野草》总第24期

象池夜月

淡淡银丝披散于古寺山野，
一弯玉簪梳理着黝林密叶；
谁家竹笛吹醒了点点疏星，
影入平羌流不尽阴晴圆缺。

离月近了，何由伤别，
人生的路由此照彻？
听荒鸡石蛰远啼近吟，
一声佛号溶入这清幽的月色。

1980
(选自峨嵋杂诗)

我的忧伤

象月光，静静的
泻入酣熟的池塘。
呵！我的忧伤
最爱在夜晚打扰我，
把我的梦
钉在墙上，
框进一个远古的向往。

象喇叭花，攀缘着
竹篱的幻想。
呵！我的忧伤
总是用明天来吹奏我，
把我的今天
塞进旋律，
顿在一个休止符上。

象古战场，血流漂杵
红到我碧绿的小窗。
呵！我的忧伤
常常用刀尖来点染我，
把我的色彩
刺成单调，
只余下死尸般的蜡黄。

象荒寺里的蛛网
捕捉着无血的蠓虻。
我的忧伤呵 - -
既然存在一个呜咽的月亮，
就会在时空的伤痕上滋长；
既然没有一个新鲜的太阳，
就让我到太空中去寻访。

1980.3

我是一朵野花

我是一朵野花，
不肯寄生于主人的篱下。
我同姐妹们在山坡上，
花开时灿若云霞。

我喜欢萧萧的秋风，
吹我到半空中飘撒。
我喜欢悠悠的流水，
带我去漫游天涯。

天上的白云是我的梦，
舒卷自如、穷尽变化。
谷底的幽兰是我的伴，
芳馨已埋入朴实的泥沙。

清晨，冷露沾湿了我，
暮昏，山岚缠绕着我。
这样广阔的大自然啊，
何惧风吹雨打、霜欺雪压！

一年一度我开了又败，
冬去春来我在希望中发芽。
在这喧闹的世界上，
我悄悄的、只是一朵野花。

我是一朵野花，
我愿开遍崛起的中华。
待真正的春天来时，
任人们采撷、践踏。

1980.7

人的权利

有人说
一棵树 就是云梯
可以爬到宇宙中去索取
有人说
一条船 沉到海底
能够穷尽
百慕大的奥秘
有人说
要象奴才那样活着并死去
做一台永远转动的机器

有人把马戏团内
排练出的狮吼
翻录成自由的歌曲
有人把石林中
一排排举手似的石笋
规定成民主的定义
有人把古旧的经书上
摘录下的一段文字
注释成神圣的法律
有人把人民

当作牛羊
驱赶向一片不长青草的土地

够了
我听腻了虚伪的呓语
我猜透了贪欲和王权的谜底
- - 凡是假、恶、丑的东西
都在人的尸体上建筑海市蜃楼
祭起半圈装点江山的虹霓

凡是真实的
善良的
美好的
都已经
或者必须死去
因此
我大声疾呼 - -
人 的 权 利 ！

1980

礼拜堂内

上帝保佑华主席，阿门
因为华主席解放了宗教
一位白发苍苍的牧师
这样闭目祈祷

牧师的双手向前伸向教友
仿佛要把背负的十字架扔掉
我的心因醒悟而痛苦 - - 主啊
在中国你仍是人的发明创造

1980.7

古隆中

走进一串“三”的数字里
象走进古老的金字塔
三角体的构造曾压迫过世界
民众不过是塔底的泥沙

三顾茅庐、三角鼎立、三分天下
只有塔顶的帝王才不受挤压

我说孔明你不如就呆在乡间
多创造些木牛流马

1980.8

M像速写

你的手指是竖直的石林，
再不能抚弄江河织成的古琴；
你的胸脊是崩紧的弓弦，
依旧弹射出箭矢的长鸣。

古老的冷月，
是你青幽的眼睛；
在夜空中盯住，
闪烁不定的星星。

尘土是你的大衣，
麻雀是你的精灵；
你用你背藏的那只手，
握死带往坟茔的权柄。

还有你模糊的阴影，
仍随着阳光梭巡；
全都留给人们，
去回忆那些过去的事情……

1980.9

古长城

记忆中你是祖国的屏障，
现实里你象民族的脊梁。
雨蛀风蚀、燕去燕来，
记录下王朝几番兴亡？

我明白春天不能长驻 - -
从你破损的楼台上，
识别出跋涉者的足迹，
创业者留下的亘古断想。

1982.2

荒凉

不是冤魂幽灵徘徊于旷野山冈
不是信仰的迷宫里分不清方向
不是河流干涸、大海枯竭
生命的绿色从此萎黄

不是地球母亲的乳汁已经流尽
人类将向另一个星球逃亡
不对，这些都象噩梦一样
荒凉绝不是一种迷茫的幻想

荒凉如同仇恨的刀剑
代代嫁接在生命的树上
年年结出血红的果实
喂养着形形色色的帝王将相

荒凉如同人们冰冷的目光
石头一样地相互碰撞
落下一束束种子一样的火花
散开象一星星拾不起的希望

1982.5

岁月

这季节象熟透的桃，
在地面留下一圈水渍；
而守林人却依着树干，
怕阳光窃取枯木底的杂菌。

隔着栅栏我伸出双手，
用心去交换一块土地；
种下鲜红的记忆，
开出洁白的纸花。

岁月已凝成一块石头，
或者是一根硅化木；
让后人去发掘，
它当初存在过的价值。

1983.9

君山二妃庙坟

每个乡村都散落着一丘丘荒冢，
每座城市都存留下巍峨的庙坟。

撒尽鲜红的血滴，
却用荒冢裸露着无名的人生。
参天的古树早已倒下。
却用石化的躯干夸耀着幽远的年轮。
这儿葬着四千年前曾长绿的野草，
两个女人塑像和流传至今的怨恨。

山地象黄色的兵马俑，
湖水象黄色浑浊的天空；
眼泪也是黄色的，代代
同斑斑点点的湘妃竹一样，
皮肤也是黄色的，代代
同枯草摇摇的坟茔一样。

溺水殉夫化为湘君、湘夫人，
死后仍禁锢着自己的灵魂。
苍梧之野、叶落归根，
叠成座座山一般重的庙坟，
压着人们野草一样绿的思维，
何处去寻禅让的唐尧虞舜？
皇权枷身，依然创造出四大发明，
龙为图腾，五千年繁衍出十亿子孙。

湖中，满载孩子们去凭吊的轮渡，
用沉闷的汽笛发出嘶喊声声：
炸毁君山吧！
楚天会更加开阔；
斫去庙堂吧！
孩子们能看见清新跃动的早晨。

1984 年儿童节于岳阳

星空

太阳象一滴血
染红了地球的一半
月亮象一滴泪
尾随着另一半黑暗
黄色的星辰升起
中国的星空
长 - - 五千年
宽 - - 九百万

记住东方苍龙等二十八宿
记住轩辕、内平、天相

天稷等星官
记住紫微、孔圣、关圣
圣圣圣圣圣
圣化的恒星一大串
肉眼望去，已经嵌满
中国的星空次序井然

记住恒星就难了
还要按行星的轨道
作一颗卫星运转
或者
在宇宙的无限中
图个新鲜
花钱买一个不发光的“黑洞”
还分什么恒星、行星、卫星
哪怕离地球几十亿光年

世界的星空就是“黑洞”
每个人、每个民族
都有被吞噬的危险
要想避开圣化的恒星
拨正轨道
多 - - 么 - - 难

1984.6

枪杆子下面

枪杆子下面阴风惨——
八百万！一千万？两万万？
民族的儿女从地府齐声嘶喊：
枪杆子下面出皇权！

选自《野草》总第 32 期，1988 年 4 月

唢呐

一支唢呐，咿咿呀呀
召唤我们零碎的步伐
我想起少年时
学校教我要听话
成年后漫长的日夜
单调又杂沓

召唤我们零碎的步伐
一支吹起乡愁的唢呐
我想起童年时，豆灯下
母亲教我说话
一个茅草屋顶
在我心中悬挂

咿呀……咿呀……
象紧裹着死亡的白布帕
母亲坟头的野草
年年发出新芽
那陪葬的虬柏
从未脱掉过老桠

召唤我们零碎的步伐
古老的曲调吹不开春花
多么忧伤
一支牵动别情
改缠青纱
咿咿呀呀的唢呐

1988.5

如果风起

如果风起
泪海绝不会沉溺
如果风起
天空就会陡然变色
我愿是风
无形中把自我超越
1988.5

原载《野草》总第 33 期

黄色的悲哀

排在黄色的庙堂后面，
孔庙、关帝庙、土地庙、宗庙……
世袭的香火燃自贫瘠的山村，
寄生于数千年战乱的城镇。
于是，黄色的庙门大开，
黄色的图腾吞噬着人生。

排在黄色的始皇陵后面.....
十三陵、清陵、广场陵、祠墓.....
窒息死民族的精英，
葬送掉民族的子子孙孙。
叶落归根啊叶落归根，
助燃起陵穴中皇权的长命灯。

这些庙堂，这些陵墓前，
跪拜着一代代循规蹈矩的灵魂，
象血红的夕阳永远润染着黄昏。
线装书似的历史 - - 死人压活人，
黄色的泪水已象海一般深沉。
黄色的悲哀，唉.....黄色的悲哀。

1988.6

孔形拱桥

负着重压，弯成弓腰
好一座孔形拱桥
背上的车辙印
诉说着你的岁月
孔底的黑色苔藓
生长着团团封闭的苦恼

桥身的龙纹被刻意重雕
却又刷上有特色的广告——
留下村民们凿成的象征图记
聚集在桥面，模糊又清晰
分不清是今天还是往昔

总是卖甘蔗的老农，在桥头
用新月般古老的弯刀
引诱孩子们去争食
河床上溢出呜咽的歌谣
一代接着一代
辗转过一个又一个王朝

1988.10

原载《野草》总第 39 期

微笑

花儿开了，花儿败了，
我们自然地微笑。

当温存的手触摸到
带毒的刺时，
我见你宽恕地微笑。

当爱妻在情人节收到
粉红色的丘比特卡时，
你见我会心地微笑。

穿过小径，踏着落英，
我们拾起一串串的微笑。

在红木林中，朦朦胧胧的
我俩合抱不下一棵树时，
记得儿子有童年的微笑。

在纯白色的沙滩上，
赤裸裸地沐着阳光，
梦神托给我们七彩的微笑。

当车过小熊湖时，
我请你停下来，
看这碧绿的透明的微笑。

你能原谅我么？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微笑。

1993.3